



中国学术大师系列
ZHONGGUO XUESHU DASHI XILIE

乡土先知

□ 张冠生 著



费孝通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世人的心中他是一个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杰出实践者。他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用如椽之笔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他的价值在于把学术研究与祖国的富强紧密相连，他的生命、学术和乡土凝聚，铸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乡土先知

XIANGTU XIANZHI

乡土先知

张冠生/著

张冠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先知/张冠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中国学术大师系列)

ISBN 7-301-10357-3

I. 乡… II. 张… III. 费孝通(1910—2005)—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863 号

书 名: 乡土先知

著作责任者: 张冠生 著

系列策划: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357-3/K·04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426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001 第一章 早年时光

027 第二章 从燕京到清华

053 第三章 从瑶山到江村

077 第四章 从北京到伦敦

105 第五章 风雨如晦

131 第六章 鸡鸣不已

173 第七章 从旧时代到新社会

乡土先知



201 第八章 从「早春」到严冬

247 第九章 经历「文革」

267 第十章 「第二次学术生命」

289 第十一章 从「草根工业」到「草根民主」

325 第十二章 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

353 第十三章 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

1. 古 镇 世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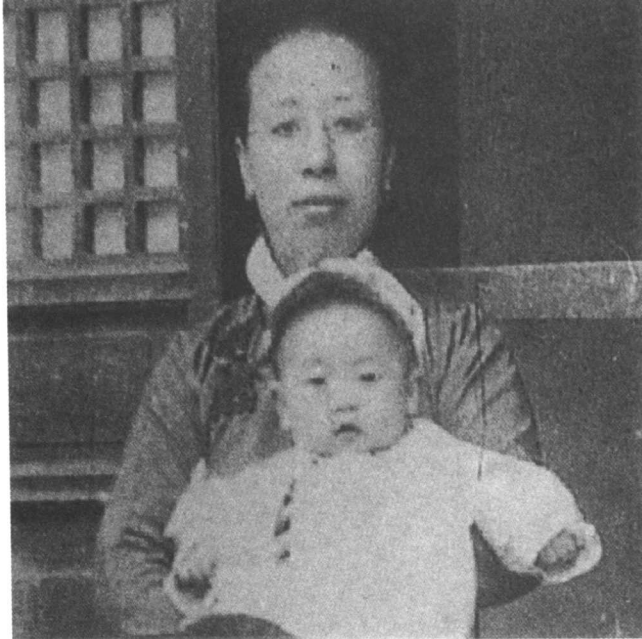
2. 父 母 贤 达

3. 家 教 肃 正

4. 师 德 温 润

5. 手 笔 初 试

6. 兄 姐 上 进



第一章 早年时光

1. 古镇世家

费孝通祖籍江苏吴江，地属苏州，位于江苏东南端。

有句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江在苏、杭之间。最能代表吴江历史经济特点的盛泽、震泽两大名镇，几乎就处在苏、杭两地的中间地段。这个地理位置，使吴江天然地处在人间天堂之“中”，得天独厚。吴江自古以来的别名，如青草滩、松江、松陵、笠泽、枫江、鲈乡……似皆可入画，韵味悠长。



费孝通在同里的祖居老屋。1997年拍摄时楼上的窗棂还保留着他出生时的样式。

吴江地处太湖流域腹部，西滨太湖，东临上海青浦，北接江苏吴县、昆山，南连浙江湖州、嘉兴、嘉善，是长江三角洲上苏州、嘉兴、湖州这个小三角的中心地带。这一带平畴沃野，水网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种水稻、小麦、油菜，也十分有利于蚕桑的生长。当地百姓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艺娴熟，历千百年兴衰交替，至今脉气犹在。

蚕桑丝织是吴江民众丰衣足食、遂生乐业的传家宝。盛泽的先蚕祠、震泽的蚕王殿，专事供奉蚕神像。一般乡镇的寺庙，大都在偏殿或旁座供蚕神像。村头巷尾的小土地堂，亦供蚕神像。富有蚕户的家中也砌神龛，自供蚕神像。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城松陵富家桥弄的一个士绅家庭。他是费玄韞（字璞安，以字行世）、杨纫兰夫妇的第五个孩子。



乡土先知

更早些时候，费家不在县城居住，其祖居在同里。同里属“吴江七大镇”之一，是江南水乡的著名古镇。因附近盛产稻米，水路四通八达，同里从宋代开始有米市。到清代，这里米行林立，形成方圆数十里的粮食贸易中心，富甲一方。

稻香之外，也有书香。镇里一座古桥上有石刻楹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耕读传家”之类的字样刻写在老式民居院门上，斑驳之中，至今清晰可辨。

吴江自古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费树蔚、柳亚子、杨天骥、郑辟疆、孙本文……据《吴江县志》（1994年）记载，仅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过38个进士、80个文武举人。

费孝通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费、杨两家，都是镇上的大户人家。费家有田产和当铺，杨家有碾米厂和榨油行。费孝通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考取过秀才，外祖父还在每12年一次的乡试中考中拔贡。费、杨两家，门当户对。

费家到费孝通祖父这一代时，家道中落。家人晚上出门时还提着“江夏费”的灯笼，望族遗风犹在，却已开始变卖田产。相比之下，杨家的境况更好一些。费孝通的祖父临终之前，把幼子费璞安托付给好友杨敦颐（即费孝通的外祖父）抚养。到1900年，费璞安22岁时，杨敦颐把女儿杨纫兰嫁给了他，还带了几十亩田产做陪嫁，意思是女儿到费家以后可以靠自己的田产生活，经济上能够独立。杨纫兰进入费家后，果然“很有地位，说话算数”（费孝通语）。

费、杨两家联姻，为日后费孝通成长的家庭环境预备下重要的激励



因素。当时镇上有“杨、柳、松、柏”的说法。“柳”指柳亚子，有“人中麟凤”之称；“松”指金松岑，曾与蔡元培共事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柏”指陈去病（因其字为“伯儒”而谐其音为“柏”），当过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的秘书长；为首的“杨”，即是杨敦颐。

杨敦颐曾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考试中取得举人功名，被朝廷派到江苏当学政。他后来放弃了当官这条路，选择了自由职业，在苏州十全街开纺织厂，兴办实业。杨敦颐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很好，尤其是在小学、训诂方面的造诣较深。后来他迁居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是当时《辞源》的编纂者之一。

杨敦颐的11个子女自幼都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学业和个人发展上纷纷表现出背离传统仕途的倾向。费孝通印象较深的一个舅舅是杨天骥。他才思敏捷，写文章极快，“拉泡屎的工夫”（费孝通语）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杨天骥幼承父教，学诗词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又师从吴昌硕治印，后在上海教学、办报，曾两任吴江县长，最后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秘书长。

费孝通说过，他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父母亲，而是奶妈和祖母。当时，父亲在外边事情很多，办学、教书、争民主、搞议会……不常在家。母亲也是女界先进，放脚、束发、写文章、办蒙养院……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照管小儿子，就从乡下请了个奶妈来哺养费孝通。

从小就常抱着费孝通叫“宝宝”的祖母对他的影响，在慈爱与亲昵之外，带有更直接的文化启蒙意味。童年里的费孝通，放学回家后总是祖母为他解书包。他时常看见祖母收集字纸。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收拾起来，聚在火炉里焚烧。祖母边烧纸边对“宝宝”说，要“敬惜字纸”，好好读书。费孝通耳朵里听进了老祖母的话，脑子里并不明白话里的意思。在更大一些的时候，他还曾笑话老祖母是个“老迷信”。直到暮年，费孝通说：我也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真正明白了“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也才真正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遗教。

来自祖母的教诲，往往话语不多，却是终身受益。比如，每逢除夕晚上吃年夜饭，祖母端上的最后一道菜总是鱼，同时总当着大家的面，指着盘里的鱼，说一声“岁岁有鱼”。费孝通对这四个字一直不明其意，又很想知道。有一次，他要祖母说出道理来。祖母又说了四个字：留有余地。这一来，费孝通更觉得莫测高深。直到祖母又加上一句“做人做事不要做尽了”，他才意识到，祖母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后面这句话。

2. 父母贤达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小时候曾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考得生员资格。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兴办新学,命各省送人出国深造。费璞安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他读了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从在家乡办学开始,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的心血用于教育事业,人称“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1879—1969)

费家的一位好友张謇,是光绪年间状元,清末民初的著名改良派实业家和教育家。1903年,张謇在家乡南通初创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今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延请王国维等十多位学界贤达做教员。费璞安留学回国后,也曾应张謇邀请,于1909年1月到通州师范学校执教。费孝通的名字,与父亲这段通州执教经历有关。据费孝通说,费家与张謇交情很深。张謇的儿辈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纪念在通州教书这段生活,父亲为他取名“孝通”。



乡土先知

1911年9月,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吴江选民选举成立了县议会,议员47名,费璞安入选。他当时在通州任教,未回吴江投票,结果不仅当选议员,还被选为议长。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费璞安心向往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与史量才一起筹备由张謇发起、行将在沪举行的全国农务联合大会。11月5日,苏州光复,费璞安回到吴江,以县议会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吴江之事,又赶赴苏州都督府,商定光复日期。11月15日,费璞安在县城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并以县议会议长



身份就主席位。据记载,当时号鼓齐鸣,百姓欢呼,吴江、震泽的知县抱着内装官印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费璞安将官印取出,让大家验明,交革命军司令吴嘉禄执行销毁,同时正式宣布吴江光复,声明今后政权改为民主,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此时,费孝通刚满周岁,费璞安刚过而立之年。

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当时的吴江县议会确有实力,凡是县政的预算决算以及地方兴革诸事,均须由议会通过,并且确能根据定章切实办事,这使费璞安感到大有可为。在民国成立、各省议会成立、国会成立的局势下,他联合吴县、上海、常熟、如皋四县议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的县议会联合会,在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后来,吴江、吴县、上海、常熟、如皋五县议会又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会,并推举费璞安为江苏晋京请愿总代表。费璞安到京后,借贾家胡同吴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各省代表又推举他晋见段祺瑞,代表全国人民呼号请愿。费璞安在当时社会进步力量中的影响,可由此想见。

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交织,当时的民主政治进程受到挫折。连续三次席卷全国的立宪请愿浪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半个世纪后,费璞安忆及当年情景,这样写道:

政变突起,段祺瑞召开督军会议,黎元洪出走天津,国会解散,民主政治顿受摧残,地方自治之议深沉海底。当时我们情绪之沮丧,不言而喻。我目睹军阀割据,大局混乱,自此以后即一心从事教育,迄今已83岁虚龄矣。^[1]

在当年社会风潮中,费孝通的母亲杨绛兰是一员巾帼骁将。她从小承教于家学,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女性并不多。

20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思想界,杨绛兰也发生了强烈共鸣。无论在杨家还是费家,她都不曾有过受压迫的个人经历,但她可以凭着同情心和良好的教养,体察平民姐妹在非人性清规戒律之下的身心苦楚;可以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为解除妇女精神枷锁奋身呼号。杨绛兰当年所发表的文章里,有她砥柱中流、大声疾呼的身影。

金松岑是杨绛兰的同乡同仁,曾在上海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钟》刊行。这是中国最早阐发妇女解放的论著。书中用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论述妇女问题,以男女平等为主旨,主张从入学、交友、营业、管财、出入、婚姻

等六个方面恢复妇女的自由权利^[2]。该书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请费璞安、杨纫兰夫妇作序。费璞安让妻子独执大笔,一抒胸臆。杨纫兰酣畅淋漓的《〈女界钟〉序》,如晨钟轰鸣,震响在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沉沉暗夜:

溺于社会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现在社会之人非独不知未来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况于女子哉!女子者居社会之半部分,以平权之理论之,女子亦居国民之半部分。国民者何也?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阁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顺从之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縛形骸,无论未来之新国民如罗兰夫人、批茶女士、苏菲亚若安之流,言之适遭怪异,即中国已往人物如班昭、谢樞、木兰、冯夫人、梁红玉、聂隐娘之流,亦不过低头咋舌,以为不可及,而如其奋发投袂,起而效之,则一以为魔怪,一以为风狂。群聚而哗,不见容于社会。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帼,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今日之时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3万言,掎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陋,而登之于平权自由之乐土。其文章则流丽芬芳,语长心重,其议论则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以锡纶之愚读之犹且感动,何况世不乏聪明才智之姊妹,苟开卷熟复,其必有奋发投袂而起,以逐诸女杰之后尘者,则我谓此书为美利坚之自由钟可也,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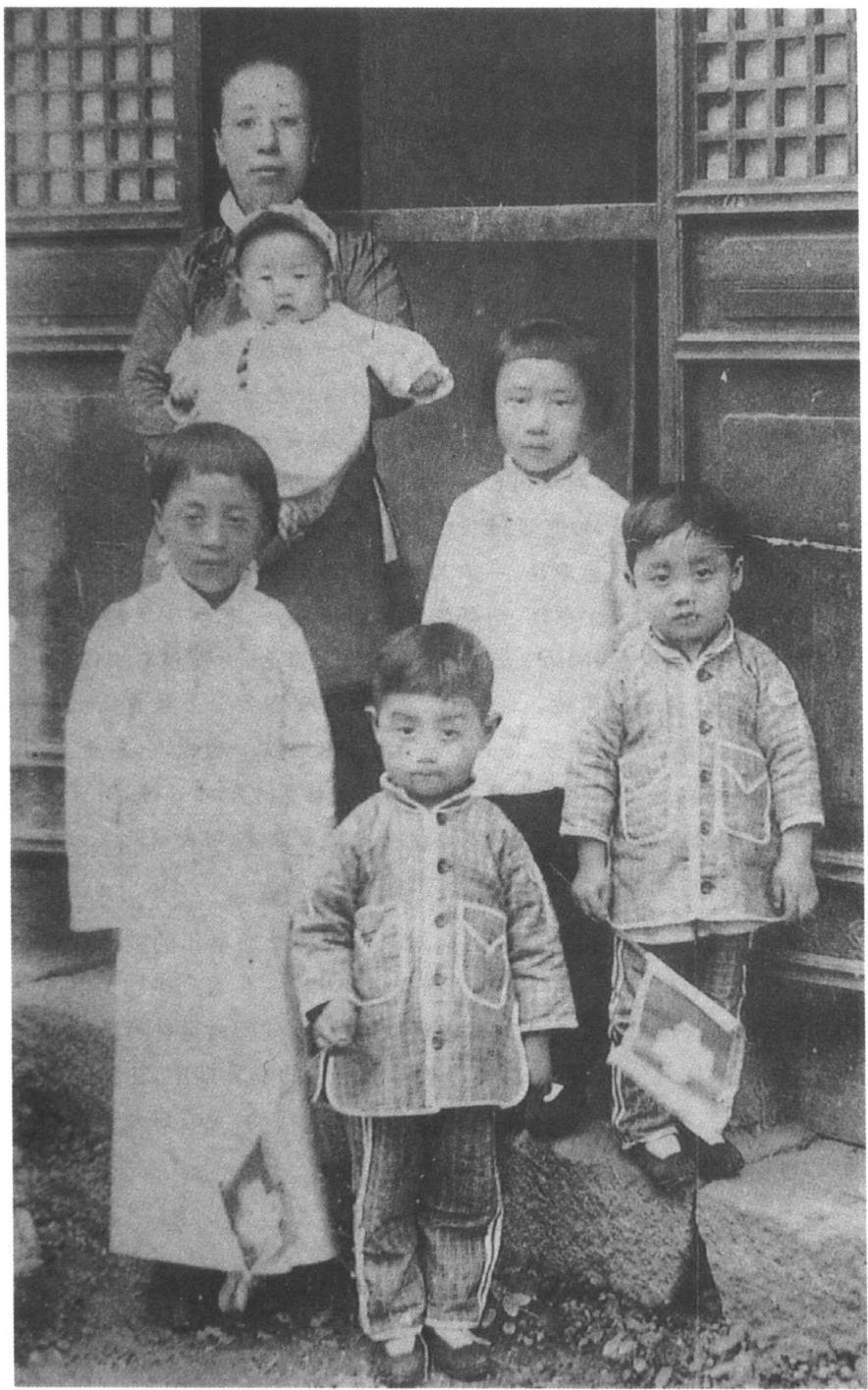
乡土先知

杨纫兰写于1903年的这篇序言,对于体察费孝通早年的精神成长环境十分重要,可供后人从当时整个社会心理状况一直看到杨纫兰的胸襟、见识、抱负。这是一个在大时代中对社稷沉浮、同胞命运怀有热切关注的母亲。这样一位母亲,在幼子费孝通出生后的哺乳期中,在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后,投身于妇女解放、兴办教育等社会活动,无暇对爱子多加抚爱,可以从这篇序言里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3. 家教肃正

费璞安和杨纫兰夫妇养育了四子一女^[4]。按年龄大小排,长子费振东、独女费达生、次子费青、三子费霍、幼子费孝通。

作为知识分子,费璞安、杨纫兰夫妇在投身社会进步活动之时,以教育安身立命。丈夫办学教书,妻子创办蒙养院,各有天地,同开风气,实为视教育为最根本、最长远的进步动力。国家如此,族群如此,家庭亦如此。他们在儿女教育上有全盘计划,要使他们都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



1911年，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1880—1928)和子女们在一起。她怀中抱的是费孝通。



乡土先知

费孝通幼年时期，费璞安上有母亲和姨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家九口人的生活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供养，家境并不宽裕。据《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曾参与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当时要筹款制备担架、药品，发起人中有人捐1000元，有人捐2000元。费璞安记载自己认捐时的情况说：“我是穷汉，亦竭力捐50元。”捐50元已是“竭力”之举，费璞安家中境况可想而知。费孝通上小学前后，父亲任职于江苏省教育厅，一心从事教育工作，工资不多，甚至“微薄”^[5]。家境如此，杨纫兰经之营之，年复一年，既要维持全家日用，更要保证儿女们的教育费用，确实花费不少心思。

为了让儿女们懂得教育的分量，一次病重时，杨纫兰把孩子们叫到床头，让费孝通的几个哥哥根据历年的家庭日用账目做出统计，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并列在一张表上。结果，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杨纫兰指着这张表对孩子们说，自己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教育优先。在家中所需的各项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费用，后以余钱安排其他，这就是“教育优先”。母亲病床前这幕情景和母亲的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杨纫兰有心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家庭收入却承受不起供养五个大学生的负担，她的办法是让孩子们一个上本科，一个读专科，交叉安排，利用专科学校不用花钱的条件，省出费用，确保每个孩子都受到正规教育。这个办法行之有效。后来，大哥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前身），成为南洋一带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大姐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成为国内知名的蚕丝业专家；二哥费青由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三哥费霍进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费孝通从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从基础到顶端的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且有幸在清华和伦敦先后师从人类学名师 Shirokogorov^[6] 和 Malinowski^[7]，为日后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深厚基础。

费璞安在江苏省教育厅担任的视学一职，相当于后来的教育督导员。他不再执教鞭于讲台，但通过视学工作的促进，可以使更多学子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这个时期，他也许常想起张謇所作所书的挂在通州师范学校教员室的那幅对联：

求于五洲合智育体育，愿为诸子得经师人师。

费璞安兢兢业业于“为诸子得经师人师”的公职。他每年有一多半



时间在省内巡视各地学校,作教育情况调查。在家期间,则忙于写调查报告。每当此时,家里的书桌上就堆满了他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视笔记。对于这些,费孝通自有孩童式的好奇。趁父亲不在家,他就翻看这些材料和笔记。材料多是各校情况介绍,有很多数据。费孝通更感兴趣的,印象更深的,是父亲的笔记。笔记中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这些生动、具体而富有现场感的笔记,融进了父亲的调查报告,也融入费孝通对父亲的早期印象。

从现在可见到的费璞安遗墨看,他的毛笔字相当见功力。但他每写出一篇调查报告,都要郑重其事地请本乡一位书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写出来。抄出以后,费孝通的二哥费青、三哥费霍就被父亲指定进行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费孝通年纪还小,“只配在一旁陪坐”。他后来写《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1991年)一文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发现有未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8]

费孝通曾回忆说: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父亲在南京当视学,每年都去访问许多学校,回来后就写报告。我当时识字不多,在旁边看,不大懂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但是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这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

对费孝通影响更深远的身教,是费璞安每次外出调查都要带回沿途搜集的地方志书,逐渐积满了整整一个书架。这些记载各地地理、历史、名胜、人物、民俗等的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虽不是都能懂,但其中的人物传记、风俗节令已可以看懂一些。开卷有益,影响日深,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写毕业论文时,就是利用全国各地志书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资料,在吴文藻等指导下,写出了《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1933年)。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9] 时,把它看成“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10]。1996年,费孝通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学术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从出生之日起,乡土就伴随着费孝通,融进了他95个春秋的生命历程。费孝通的一生,是他的热情、智慧、劳动与乡土中国水乳交融的一

生。要了解费孝通,离不开对乡土的了解;要理解费孝通,离不开对乡土的理解;要体验费孝通的生命感受,离不开对乡土内涵的体验。多年来,费孝通多次用 From the Soil^[11] 为题旨讲述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既可看成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注解,也不妨看成是他对自己生命所系、思想所系、梦想所系、忧乐所系的注解。

4. 师德温润

1916 年到 1920 年,费孝通在吴江初等小学读书。这所初小的校址,是原先供奉雷神的雷震殿,通常叫雷震殿小学。当时吴江的小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修身、作文、理科、体操、乡土志、历史、图画^[12]。在这些课程中,费孝通最喜欢听的课是乡土志。

费孝通回忆自己喜欢听这门课的原因时说: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问我这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这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想起还是音容宛在。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悠然在目,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样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13]

和乡土志比起来,有些功课的知识就可能呆板一些。费孝通说,在课堂上,他经常有小动作,不能始终安心听讲。算术课上做习题时,他往往定不住心思,总想着课后去操场和走廊玩“捉逃犯”的游戏。手上写着习题,脚下已经跃跃欲试。题目做得飞快,时常急中出错,把 6 写成 8,把 2 写成 3,过后也不再看一遍,转眼间人已飞出教室。每逢课堂小测验或是正式考试,都是费孝通争先的机会,总要抢着第一个交卷。

老师曾要求同学们学写日记。费孝通用 8 个字就写完了一天的生活:“晨起,上课,游戏,睡觉。”在起床和睡觉两端之间,除了上课就是游戏,连吃饭都忽略,可见游戏对于幼年费孝通的吸引力。1946 年,费孝通写过一篇《一封未拆的信——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怀念在小学里最喜欢的老师。其中说到自己当年疯玩的情景说:“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



乡 土 先 知



小学时代的费孝通，性情活泼好动，身体却羸弱多病，时常因病请假，缺课在家。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废物”。费孝通曾写回忆文章说，有一次，他病在床上，拉住母亲的手，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要姓费？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

对这样多病却又爱动的小儿子，母亲为之操心费神的程度不难想象。活跃多动的性情，容易使他和顽皮好斗的孩子玩到一起。一旦在游戏中发生冲突，矮小病弱的费孝通难占优势。为此，1920年费家从吴江搬到苏州后，杨绛兰不敢把他送入普通的学校上学。

事有凑巧。费家住在苏州十全街132号，这条街上有一所很出名的振华女校，校长是杨绛兰的一个朋友，名叫王季玉。这所学校由王季玉的母亲王树达创办，王季玉继承母亲的事业，主持这个学校。费家住址距振华女校较近，费孝通入学不仅有地利之便，而且一般来讲，女学生不像男学生那样顽皮，也不像有些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大动用武力。于是，杨绛兰把最小也最多病的儿子领到了王季玉面前，费孝通成了振华女校的少数男学生之一。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钱钟书夫人的杨绛。

进入振华女校之前的四年初小课程中，除了沈校长的乡土志课以外，给费孝通留下好印象的教学方法似乎不多。有的老师从私塾沿袭下来的体罚方法，给不足10岁的费孝通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记忆当中，打手心的是老师，罚站墙角的也是老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一个时候，老师的形象似乎是一个不大讲理、不理解孩子们心情的权威，让他敬而远之。

费孝通在振华女校高小班遇到的这位沈骊英先生，却是一个拉着他的小手，满面笑容，手里不拿戒尺的老师。往后的日子里，无论费孝通怎么顽皮，怎么冒失，沈先生从没有打过他的手心，也没有关过他的禁闭。看着他匆匆的神色、忙乱的步伐，沈先生只是微微地摇头，轻声地问：“你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沈骊英不光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而且人格高尚，急公好义。离开讲台后，她到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专心改良麦种。从南京逃难出来时，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却把所里的麦种全部运到了重庆。这种做人做事的风范，对早年费孝通的精神成长具有重要影响。虽然他初见沈骊英时还只有10岁，但他天资聪颖，观察细致，感觉敏锐，尤其是对人格因素，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匆匆的神色，忙乱的步伐，醉心的游戏，冒失的奔突，没有耽误他对周围人与事的感知，尤其是对能够提升人格的人与事的心仪神会。出自费孝通之手的下面这段文字，说明他对